

10

海華

胡絃蓀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傾盡叢書

海 葬

胡 絃 著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1 9 3 0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出版

1—1500册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獻給真珠妹妹

——她給與我工作的力量——

—

秋風壓迫着落葉，逞着牠那狂叫的雄威追得無依的落葉吱吱地呼叫，奔走。這蕭殺的秋天，淒涼的景象，引起靠着矮屋的窗口的他不覺地打了一個冷噤；並且失聲地喊着：

“秋來了，寒冷的秋天來了。落葉一般的窮苦無依的我們又不知將怎樣痛苦了！”

黝黑的浮雲輕飄地互相追逐，聚散，像是竭力地在謀着遮遍整個天空的方策。一羣飛雁像箭一般的掠過天空，在那黝黑的雲下趕着牠們的歸程。

在風還肆行牠的餘威，狂暴地吹拂；窗前不遠的小樹搖動地起了恐怖的冷抖。他感到一陣寒冷，便急急地將窗戶關上，雙手用勁地緊裹着身上疏薄的單衣，縮做一團地坐在靠窗下的一隻小凳上。

——秋來了，寒冷的秋天來了。落葉一般的窮苦無依的我們又不知將怎樣痛苦了！他又在想。他屈着指頭計算着失業以來的日期，那已是十四天了。無情的秋又帶來磨折窮人的寒冷。他想起更覺得淒涼了。

空洞洞的矮屋，除了一張幾塊木板綴成的小床，床上一條襤褸破舊的黑被單外，別無長物。將怎樣禦寒呢？這問題落在他的腦中盤旋了。而且，兩年來的積蓄，被榨取的剩餘的工資，在這十四天內有消耗沒有獲得地化着。這使他感到無限的寒心了。

室中暗黑起來了，像一座牢獄。外面淅淅的雨聲打碎了他的沉思的心境。他從小凳上躍起來，環

着屋內的四圍踱步。

走了幾圈，他厭倦了，無意中從屋角拾起一張早晨買大餅時包來的殘餘的報紙；他拿着走近櫈子上面坐下，一面隨意地翻閱着。但那上面的記載使他感到大大的驚慌了。

啊！天啊！那是甚麼一回事啊！他對自己的眼睛也不敢信任了。他再看一回，可是那上面還是明白地一樣的寫着：

“失業遊民，額數可驚。（大字的標題）——據可靠調查，全市居民約三十萬，而失業之遊民數達萬餘。是每三十人中便有遊手閑民一人，至于老弱婦孺之分利者無論矣！……”

這是多麼悽慘的一個消息啊！他看後嘆了幾口氣，連頭也搖起來了。

煩悶嚙住他的心頭，四圍的黝黑，沉重的哀痛，兼之在這淒風苦雨的當兒。他是陷入迴憶的窘境了。

“我這樣年紀，真捨不得你到徬遠的地方去謀食。”衰老的母親挽着他的包袱送出門來，眼裏噙着兩行清淚悽切地說。雖曉得已是不可挽回的別離了，却還是不甘心地這樣挽着哭着。

受了金錢的惡魔的壓迫，滿懷着走上生活的大路的他，雖也感到別離的無限悲痛，但爲了那未來的幸福，只得讓命運征服。他忍着快要滾下來的眼淚，對着這衰老的母親的悽惻的話，裝做毫不動心，拚命地嚥下一口涎沫才決絕地說：

“媽媽，這不關事的。您好好地保重您的身子。我掙得點錢就回來的。”

話才說出，自己的身子便有點搖幌起來了。世界是這樣的世界，苦力是不值得的，這有限的血汗，此去可換去多少的代價和酬報是很顯明的。掙得錢回來？夢也不敢做呢！他說時是怎樣的畏縮和顫弱啊，音的振動也格外微薄，一會兒便向空中消失去了。

“兒啊！我實在捨不得你，我今年五十三歲了，家裏只有你，而且我是不時地病！”母親臉上的皺痕，因這過度的哀痛，都緊緊地在淒慘的臉上集攏起來。兩道眉頭也蹙得連在一起。眼淚從兩邊的眼角滾了下來，流到頰邊，流到滿佈皺痕的嘴角，在皺痕泛濫着，看去簡直像地圖裏河水的支流了。

“媽媽，廈市這一點短短的路程，七天便可來回了。媽媽，這不算遠啊，您不用傷心，我掙得點錢便回……來……”

他本想裝得強硬點，對這別離。但他連自己也不能自制了。那衰老的母親臉上的皺痕中汎濫的清淚的淒惻打動他的微弱的心弦。他吐露着慰安的話了，而且是還沒有說完便咽住說不出來了。

母親若挽若送地又行走了一程；一手牽住他的包袱，一手拿着手巾揩揩自己的眼淚。在走了沒有幾步便挽着他站住了。

啊，她是多麼瘠瘦，多麼清癯啊！他起了無限

的悲惻。那臉上高聳着的顴骨，凸起的雙肩，垂下來的骨出的手，都給與他以衰弱的哀憐的印象。他開始不敢向她觀望了。

他垂着頭，在母親的牽挽下很馴服地站着，像犯了過失的孩子站在母親的跟前。他想，他是該跪在慈祥的母親的腳下，對着這不能贍養衰弱的老人的罪戾，求她寬恕。

“我實在捨不得你啊！兒啊。餓死也好一塊兒餓死，窮的人終是走不出這一條路的。”她略停一停，喘一喘氣，給自己舒適點；一面俯下頭，牽起衣角往眼上將眼淚輕輕地一拭。然後繼續地說，“你偏偏要到那徬遠的地方去。橫豎天下是有錢人的天下。廈門就沒有窮人麼？你會保險此去一定有相當的職業麼？而且走路乘船要足足的三天，那是多麼遠的路程啊！我真捨不得！兒啊，我們還是一塊兒餓死的好！”

眼前的壓迫和未來的希望，生活的追求，這使

他感到留在故鄉延宕半秒鐘的殘喘也不願意了。

他堅決地克制了自己，忍心地和母親握別了。

“媽媽，您回去吧。我走了！保重您的身體！媽媽，我走了！您回去，回去！”他雖是克制了自己，但說時還是一樣地悲惻和不安。

母親眼裏淌的淚更多更急了。但他是懷着希望追求未來的光明，所以決心地走了，頭也不敢回地望前直走了。整個腦裏爲悲哀所盤佔，他有點昏亂了，胸膛像吃過幾斤豬油的悶悶難堪，身體是感到格外地沉重。啊！他是走上了征途了，是想走出黑暗的故鄉去探求像星火般的未來的光明。雖這希望是多麼渺小，但他，窮苦的他已夠滿足了。

這時背後還稀微地傳來哀喊的顫聲，他沒有勇氣回頭。他蘊蓄的眼淚也不禁地一顆一顆的墜在他一前一後在走的雙腳間，像是被這悲劇所感動而要竭盡牠的棉力以阻他的前進一般的絆纏音。

已是離開了很遠了，他才偷偷地回頭。天啊！剝落的舊屋，孤立的牆邊，蕭條的樹下還留着孤單，衰弱的母親的遠影。眼淚像流泉般的在他眼裏迸發出來了，他幾乎跪了下去，求她的寬恕和懺悔了自己。但是現在的生活，惡社會給與的壓迫；未來的希望，苟安于惡社會向毒蛇般的統治者求生存的希望迫得他只能再鼓起勇氣前進。頭是再不敢回了！

那別時的情景在他眼前一幕一幕地顯現着，這是夠悲傷了，當他想起。但是人生的悲劇是不停頓地在演着。窮苦的人當然是走不了他去當主角。還有更傷心的，也許這時想起只是憤恨了。因為他的心是早為這慘酷的人間所摧殘而粉碎了。這時想起只是滿懷憤恨了。他又想：

“而今呀，母親已是隔世的人了！一別竟成永別，這是多麼傷心的一回事！母愛的偉大，他是感到沒有再享受的一天了。挽着包袱，送了一程又一

程，像夢一般的過去了。這情景又是多麼淒涼啊！“兒啊！兒啊！”的聲音還留在耳朵裏作響，但可愛的母親是消失了，是在人類的慈悲的鐵蹄下踐踏而消失了！

他悔恨起自己的懦怯，自己的忍心。他想到不能贍養一個衰老的母親，那是大如天的罪惡。但他一面却也意識到他並沒有失了真正的孝道：因為他的愛母親的真誠是可告無罪的，只是現社會的不良制度，工人的被榨取而沒有能力贍養。負這責任的是現社會，不良的社會。

但是他一想起這時的本身發展的狀態，希望的消沉，也正和在家鄉時一樣，他便要哭出來了。他痛責着自己，恨着自己忍心地拋棄了可憐的母親，想到這他恨不能自己吞噬了自己！啊，現在的生活還是那時的生活，未來的希望還是未來的希望。空是多了幾年的勞苦，身體多起了些痠攣，血汗多消耗一點罷了。母親呢？已是深深地埋藏于地

下，懷着滿懷人間的愁苦于地下了！

一切都已過去了，但悲哀的苗是早植種在他的心中。他又想起母親的死了。

是一個黃昏時節，他放工回來，郵差送來一封快信。他感到驚訝，家中是不大有信來的，這又是快信。他忙亂拆開，字是族叔的手筆，上面寫着：

“克仁族姪惠覽：

你母已丁今早病卒。病前彼不願我等告你，怕你傷心。今既暴卒，我等謹爲叔姪，當竭盡棉薄，集資營葬，使死者安于地下。你可放心！草此以告。 族叔福康字

三月廿六日。”

這簡單而又扼要的來信使他真夠痛楚。他神情恍惚着，接連着幾天沒有上工。只埋頭在淒哀地痛哭。

現社會的罪惡是慘酷到這田地；溫飽的希求，生活的壓迫使他連奔喪也失了自主權。他不能不

再上工了。他是多麼淒慘啊！一面做工一面淌眼淚：雖然這殘酷的人間也有不少的誠愛的人們，親愛而真誠的工友們都不安地來慰問。這同情只能使他生出感激，但不會減少他的悲哀。

他想到親族的刻薄無情；他想起自家的寒酸貧苦；而遇到這樣淒慘的不幸，人間的悲劇。他眼淚更加淌出來：因為他想到母親的喪事，那隨便地捲在一張破席裏，抬上山去草草地理葬那是必然的，意料中的事。于是他更悲痛地哭了。不管時不管地他永為這事傷心流淚，他記不起他流淚的回數了，更記不起他那難堪的程度了。這時想起，一切都是過去了，在這過去悲痛中使他永不能忘記的還是母親臨時哭喪着臉的悲哀和慈善而偉大的愁苦的面龐。

現在啊，母親已是隔世的人了！她那慈善的容顏，破舊的服裝，辛苦的操勞，待人的和藹；外來的壓迫她只忍氣吞聲，家境的貧困她也優容樂處。一

切一切，過去的母親的行爲，沒有不道德和損害到真理正義的行爲，那是多麼崇高，多麼偉大，凡這一切都深印在他的腦中，在他的眼前一幕幕地重現着。他想起了這些過去，而聯想到她的得到的結果，他不信有甚麼天國，而天國裏又有甚麼烏土帝。啊，一個真正的人所得到的結果是好好地飢餓以死，而且是也許連薄薄的幾塊木板的棺材也得不到，只捲上一張破蓆在那淒涼冷落的山上含怨地躺着。啊，他開始咒咀這醜惡的人間了。

爲了這，他也曾翻悔過，痛罵自己是太不聰明了。想這樣苦苦地做工，會做出未來的光明，那簡直是夢也不該做的。但却又自己詰問自己起來了；那末不盡責地做工去找尋光明，難道去做那沒有人心的土匪和強盜麼？可是土匪和強盜又何曾不是現社會，不良的社會的產物，何曾不是像他這樣受生活的壓迫而產生的。他爲了母親的悲慘命運而引起了這種問題，他想了這又想了那，整個腦

袋裏不時都被這些佔據了。

總結起來，自然只是他太窮苦了，探求不到光明。而慈祥偉大的母親又是隔世的人了！

矮屋內忽地裏現出強烈的光明，克服了他的沈湎在悲苦的回憶，他清醒了。他伸開手把窗門開了往外直望，初晴的景色，顯得活躍的氣象，好像是新生的照映，他的心頭覺得輕鬆了，胸懷間是豁然開朗了。于是生的慾求敲開了他的心門，他感到歡悅了。好像是他追求的光明，未來的光明正在期待，只待他自己去找出一條出路來。啊，窗外的景色，新穎而活躍的景色，這也許正是爲了我的新生作反照，他想着更興奮了，漸漸地在他心頭灰燼的青春的火又起了熊熊強烈地燃燒。

是啊，未來的光明正在期待着，我要鼓起勇氣來不撓不屈地前進。他想着幾乎喊了出來。

室的四週也使他覺得格外生動了。空氣是格外流通，自己也感到格外有生氣。死板板的床，牆